

灼艾別集

一



灼艾別集目錄

卷一

綠雪亭雜言

兩湖塵談錄

海涵萬象錄

傳信錄

否泰錄

卷二

雙溪雜記

審齋瑣綴錄

立齋閑錄

灼艾別集目錄終

灼艾別集卷之一

綠雪亭雜言

四明萬表選集

男達甫訂証

孫邦亨重梓

高孝基一見房杜竒之而托以子孫愚謂子孫賢不肖成立覆墜天也豈他人所能陶鑄哉况房杜他日亦不能保子孫不蕩敗門戶又安能庇他人子孫哉愚謂孝基於是乎不智夫大臣以人事君者也當國之樞得賢焉曾不杜稷是念顧煦煦焉私之子孫愚謂孝基於是乎不忠

林艾軒曰予五十之年只合僻處袖手自稱老夫如
何更對人稱得門生後來懶見人懶作書合此二懶
便應出人前不得愚考艾軒平生不求人知不求苟
合真是脚根立得定所謂懶者蓋恥為奔競云耳豈
真懶於人事者哉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
矣大年每論年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
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
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
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為少年英俊侮

老慢賢之戒

武功諸生康栗靈寶諸生楊宋皆矯矯少年才華競
秀予提學時甚器重之栗也之妻宋也之姊也宋也
之妻栗也之妹也其後二生相繼不祿無血胤焉二
婦皆飲毒死之嗚呼二婦之死可謂烈哉九原有知
二生可以瞑目矣或曰使二婦有子亦可死乎予曰
古者夫死稱未亡人若有遺孤嗣續繫焉則母道為
重而妻道為輕何必死是故公甫文伯之母孟子之
母陶侃之母皆賢也皆不死時乎不然楚昭王夫人
不見符而死於水宋伯姬不見姆而死於火永新譚

氏抱子罵賊而死於學宮其於有子無子奚暇計哉
或曰近時有女子未嫁而夫死亦以死殉之何如子
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
矣夫死而無或貳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
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無醮命
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
死時乎不然曹娥饒娥死於孝浣沙女死於義奉天
竇氏二女死於不辱其於嫁與未嫁又奚暇計哉大
抵女婦之致命遂志皆本乎天性之烈不可律之以
恒禮

莊定山賦魯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
舅姑貧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
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窓獨對東風樹歲歲
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巋然
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
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
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
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
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為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

水滸傳卷之一
三
蓋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閭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聚於一門之內而饗殮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

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非槩族而會食也

近時華亭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子爭塋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

斷令後夫之子葬之
或問詩稱刑于寡妻至於兄弟然闕里三世相繼出
妻周公攝政同氣流言豈寡妻兄弟亦有不可刑邪
易言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然重華諸子鈞為不肖
漢賊諸子皆富才華豈積善積惡其報亦或爽耶愚
曰詩易所稱者理之常也子之所疑者適然之變也
聖人之立訓也道其常不道其變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里
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
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

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
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
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蜀中有梁參議周御史先在告里居皆為讐家賊殺
之越數年金堂有小吏往時嘗遨遊二公間一日過
銅梁月夜獨行至小溪上秋木蕭蕭突然見二公在
焉小吏驚怖莫知所措二公慰安之遂相與佇立已
而梁顧小吏曰過家煩語吾兒不可為惡吾在冥司
徒有悔心而已周獨悵然無語小吏曰何以見教周
曰過吾鄉煩語鄰人張七公先人墓在南原羹飯無

主歲時幸為我呵護樵牧則冥感無極矣俄有黑風
蓬蓬而來二鬼忽不見予聞方伯羅循矩說如此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時名在郡二年遣
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
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
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決疑仙姑
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
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
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江州朱原虛為學究有詩名二弟在髫年而父母死

馬原虛匿父所遺綾錦十餘篋又逐二弟居外流離
不振一日鄰人降紫姑仙原虛適在坐乃請曰聞仙
姑能詩幸見教仙姑降筆曰何處西風夜捲霜鴈行
中斷各悲涼吳綾越錦成私篋不及姜家布被香原
虛得詩皇恐乃召二弟還家與之完娶教之業儒後
二弟俱登科典州郡事原虛如事父焉

劉瑾擅權之日歎頓關紐禍福縉紳南科彈文有曰
借春色以繁桃李奔走庸人假威力以運風雷銷磨
正氣然考其汲引者多匪人而君子亦有與焉者矣
羅織者多君子而匪人亦有與焉者矣及瑾事敗蒙

其汲引者槩斥之被其羅織者槩起之嗚呼君子小人幸不幸類如此

昔人有詩云倖門如鼠穴也須留一箇若還都塞了好處還穿破觀董卓燃臍而餘黨不宥則王允之元不保甘露啟釁而無辜濫殺則鳳翔之禍難逃

昔人有言莫使滿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皆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當稅駕無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意甚警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晦翁詩也其一曰

鵲噪未為吉鴉鳴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二曰耕牛無宿食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自忙其三曰翠死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安樂過平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二心量大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蘭州彭幸庵尚書平生銳志功名蜀賊藍鄙作亂公總制諸軍討平之晚年落職居林下嘗夜卧夢中寐語曰殺得好殺得好既覺夫人問曰適來作何夢公曰適夢在西川督諸軍殺賊乘勢如破竹乃大呼曰殺得好殺得好夫人感然曰公往年殺賊無辜之民

多有枉死鋒鏑者公無血胤或者天譴之也胡為夢
寐尚不忘戰耶公亦感然與夫人相對泣下大和曰
新昌有士人某者少年負氣藐然皎厲筮仕得岩邑
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
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
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荅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
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
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
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夏正夫過彭澤賦詩曰縣樓寂寂枕江聲五里荒山

二里城彭澤到今更幾令縣人開口說淵明愚按柴
桑翁作縣八十日有何功德及民而異代口碑猶嘖
嘖不泯無乃以其人品之高如龍潛鳳戢然耶張東
海過蘇步坊賦詩曰東坡昔日此閑行此地遂留蘇
步名何事章惇瘞毛骨子孫羞認是先塋愚按東坡
投荒嶺海章惇實為之而後世流芳遺臭乃如此孰
謂人心無春秋哉

蘇東坡與人相處不問賢愚貴賤和氣藹然嘗曰我
心平易上可以陪玉皇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兒曾見
同寮齊瑞卿書此於齋中跋其尾曰予性褊急不能

容物服此以為瞑眩之藥也
穎川有姚尚書墓其神道碑穹窿博厚四面均焉其
規制頗類顏魯公所書茅山碑者國初州人侍郎某
者營壽域欲割碑三分之一以刻墓表畏州守難之
乃曲意懇之州守曰吾聞姚尚書子孫微矣莫有主
者况其碑甚厚便割三分之二有何不可侍郎喜出
望外乃命工割之或問州守曰侍郎割尚書之碑子
不能禁又從而過許之何也州守曰吾意欲使後人
割侍郎之碑者猶能中分耳侍郎聞之慙悔無地遂
不割碑

金陵有閻右子蕩覆先業不勝官逋私負之督責計
出無聊決意自盡一日市酒肴與妻永訣家有猫見
肴嗷嗷欲攫之既而夫妻對泣不忍飲食遂相與縊
焉猫乃哀鳴躑躅若救之者其肴在案不之顧也數
日猫不食而死噫人知猫不厭主人之貧不知其能
死義乃爾

鎮江北固山下有群蜂擁蜂王出遊遇鷲鳥攫殺之
群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之楊閣老邃菴令家僮瘞
焉表其墓曰義蜂塚親作文祭之
宋高宗宮中養鸚鵡數百皆能言語高宗一日問之

曰思鄉否鸚鵡曰思鄉遂遣中貴送還隴山後數年
有使臣過隴山鸚鵡問曰相公何處來使臣曰自杭
州來鸚鵡問曰上皇安否使臣曰上皇崩矣鸚鵡聞
之皆悲鳴不已使臣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
到此斷肝腸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予
行役隴山見此詩於郵亭壁間問之亭長而知其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
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
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
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

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
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聞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
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
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
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鼎從之夫人又
戲之曰夜來方士去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
騎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上元姚三老貨甲閭右嘗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接
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恠石鈎闊
甃堦奇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

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壽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
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馬留酌
池上酒半酣大痴曰樂哉茲墅翁費直幾何三老曰
費千金也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者告
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
子孫無可柰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
垂戒子孫異時無可柰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
然不悅既而躍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大痴真達者
之言哉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

愚在京師見馬草中火炭在陳留縣見油篋中火炭
在秦州見乾蝗堆中火炭在劍州見積聚油紙中火
炭皆濕熱過蒸於內不得發越故鬱攸不戒其來有
漸

吳中有老儒沈文卿讀書至宵分燈熒熒欲滅忽見
盜在室中掬物無所得從容呼之曰穿窬君子虛勞
下顧某輒有小詩奉贈乃長吟曰風寒月黑夜迢迢
辜負勞心此一遭只有古書三四束也堪將去教兒
曹穿窬者含笑而去

同年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
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

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改教職

天順初年于肅愍下詔獄問官以彈文有謀立外藩之詞鞠之肅愍曰親王非金符不可召金符藏在內府外廷不得預聞問官默然乃曲以謀危社稷鍛煉成獄近時江東有縣尹欲黥妓女之面以息誨淫之風咨訪邑中長者長者曰曾伏觀祖訓有云子孫做皇帝不用黥刺刑剗割之刑臣下敢有奏用此刑者犯人凌遲全家處死縣尹乃悚然流

汗事遂寢愚嘗聞此二事以為學者貴博古通今况本朝令甲尤所當知者漢人以練達朝章通達國體為賢蓋謂此也

同寮鄭子元由翰林補外十餘年矣不得賜環嘗佗僚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夢或發謔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

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
家謂之幻心能昭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
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大虛煩惱何
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
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
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
之欲綢繆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

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
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勸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
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
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
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
乃獨處一室掃室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予在汴
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
焉可也

深寧王先生應麟過宋德祐忠臣袁鏞墓詩曰天柱
不可折柱折世莫當九鼎不可覆鼎覆人莫扛袁公

烈丈夫獨立東南方欲以一己力代國相頡頏昔遭
宋祚移耻為不義戕奮然抱志起誓欲掃挽搶拔劍
突前麾手回日月光賊勢愈猖獗山摧失忠良嗚呼
絕倫志不得騁才長妻孥悉涉溺枯骨誰克襄忠烈
動天地遊魂為國殤山水重堪悲抱恨徹穹蒼穹蒼
率一息庶幾紀星霜西風白楊路哀猿號崇岡解劍
掛墓栢泣下霑衣裳惜哉時不利抽毫述悲傷愚按
袁鏞于德祐丙子三月元兵至鄞力屈被縛虜竒其
才欲降之脅以烈火鬚髮燎盡罵聲不絕而死蓋與
顏常山越千載一轍迺其時舉家赴義者又一十七

人尤足以見鏞修身齊家之化也然觀王詩庶幾可
以泣鬼神矣鏞之後若珙若忠徹翩翩尤顯云謂天
之報施善人非耶

元人詠曹操疑塚詩云生前欺天絕漢統死後欺人
設疑塚人生用計死即休何有遺機到丘壠人言疑
塚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會須盡發疑塚七十二
必有一塚藏君屍陶南村曰此詩知缺鉞塚間哉不
然老瞞毛骨豈真葬七十二塚間哉奸雄欺人詩家
又墮其計吾恐老瞞之鬼揶揄矣觀元人起輦谷之
葬則老瞞之計豈若是淺淺哉

胡東州提學兩浙時有士子某者不師教懲以夏楚
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苑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
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歌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
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
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
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段成式言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曰尺木龍無
尺木不能昇天愚曾見終南山中老僧言凡龍不能
昇天惟神龍能昇天蓋神龍能大能小變化不測乾
卦九五飛龍在天言神龍也其他潛龍因龍土龍蟄

龍毒龍孽龍與夫古者董父所豢之龍劉累所御之
龍張華所食之龍皆凡龍也若是神龍則變化不測
夫誰得而豢之御之而又食之也哉

兩湖塵談錄

唐世藩鎮之禍有識者憤之要當究其建置之始指
其疆域之分計其統屬之地則當時事宛然在目可
以垂永戒觀史之暇因櫟括其大凡使有考焉當安
史甫平僕固懷恩欲幸禍植黨于是請以河北地封
三降將其后遂為魏博盧龍成德是謂河朔三鎮也
又有淄青橫海宣武彰義昭義皆黠將悍卒尤而效

之相與蔑視主人署置官吏連衡以抗天子或以子
 繼父以下叛上則朝廷不得已姑賜節鉞雖在中國
 實如戎狄蓋是八鎮之土地人民不復為朝廷有聲
 教所不及也按魏博有州七具博魏衛相澶磁也今
 名府并東昌德有州四恒冀深趙也今真定盧
 龍有州九幽涿瀛營莫平薊媯檀也今順天府并薊
 地淄青有州十二淄青齊海登萊沂密曹澤兗鄆也
 今皆山橫海有州四滄景德棣也今滄州景州宣武
 有州四汴宋穎亳也今開封歸德彰義有州三申
 光蔡也今皆河昭義有州五澤潞邢洺慈也今澤州
 順

德府蓋舉天下要害地而瓜分之府庫充實士馬強
 壯隱然戰國之勢也寧不可憤也乎然亦乘入君之
 闡懦宰相之允庸耳有君如憲宗武宗相如裴度李
 德裕則剪殪而芟劉之不遺餘力矣后之人君覽此
 其亦拔禍本攬權綱任賢輔惜名器庶不成此屬階
 也嗚呼萬世之炯鑑哉

嘗觀我朝職官雖革中書省而特置內閣亦隱然宰
 相也六部則六卿分職也公孤不常置加于內閣則
 為三公加於六部則六卿兼三公也都察院則御史
 臺也通政司則銀臺通進司也大理寺則廷尉也太

均水滸傳卷之一

常寺則奉常也太僕寺則大僕也鴻臚寺則大鴻臚也行人司則大行也尚寶司則符寶郎也六科則給事謁者與給事中也翰林院則翰林也國子監則太學也欽天監則太史令也府尹則京兆也但司徒古典教民而後世則戶部司錢穀太僕古掌天子車馬鹵簿而今則專司馬政至於光祿古掌宿衛宮殿門戶至唐宋始掌祭祀朝會酒醴膳羞而今則止司供御飲饌中書舍人古涖中書省掌行命令撰制辭而今則官善書之士以繕寫內制若祭酒之官前代多誤故有軍諮祭酒侍中祭酒京兆祭酒等名而今惟

國子監按古禮賓客得主人饌則老者一人舉酒以祭於地示有先也故謂祭酒蓋尊重之稱也大抵我朝官法古制其不用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尤遠過前代其餘職任事權稍有不同而亦無大相遠惟國史總于翰林而不立日曆所不設起居注則深有未安嘗考典籍洪武中猶脩日曆猶有起居注而其后遂廢誠缺典也比讀官制故為考序而紀其大畧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吳郡恒多水患蓋東南諸水咸匯太湖太湖由三江入海而三江久失故道東江不可復尋獨婁江尚在吳淞江雖在而多湮其別出

一支分泄常熟白茅港入海最大且駛而海沙閉塞
久成平陸以大勢論之太湖吞納衆流猶人之腹白
茅吳淞則尾閘也陽城昆山華亭諸處猶脉絡也尾
閘不泄腹且臌脹為病四肢百脉無不病者故跡宜
興湖州諸閘水歸太湖無礙則常之軍興武進湖之
烏程歸安淞之華亭可無水患濬吳淞白茅之閘太
湖之水入江海無礙則蘇之長州常熟崑山可無水
患永樂中夏忠靖公治之正統中周文襄公治之景
泰中李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徐侍郎貫治之嘉靖中
李尚書克嗣治之夫忠靖文襄不可尚已其餘雖互

有得失然允其施為之品式舉行之次第抉剔之蠹
弊往迹具在有志經國者所當一一究心者也

上守溪閣老在翰林有名文章亦明暢嚴整嘗作擬
臯言其中論脩史一條切中今日之弊畧曰班固死
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常世守之人主所
至執筆以隨其言其動皆親見而親書之所謂信史
也后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
政事行罷不及預聞惟易世之後則紬前後奏疏而
分曹書之且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
之人果皆才乎宰臣之意果皆公且正乎且生于數

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其是非曲直皆茫然無聞或得之傳聞已非其實縱得其實而亦莫能照其情偽或奪于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才識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憒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為世戒而監領者又往往以私好惡雜乎其間故曰不復有史矣

李西涯閣老云國家置文淵閣預閣事者迄三十餘人此語在弘治戊午由前考之其人則解學士縉胡文穆公廣黃文簡公澄胡祭酒儼金文靖公幼孜楊文貞公士奇楊文敏公榮楊文定公溥陳尚書山張

尚書瑛苗學士衷高文毅公轂馬學士愉曹文襄公彝張文僖公益陳少保循王少保王文通公一寧蕭宮師鑑江尚書淵商文毅公輅彭文憲公時徐武功伯有貞李文達公賢薛文清公瑄許學士彬呂文懿公原岳脩撰正陳莊靖公文萬文康公安劉文穆公吉劉文和公珣劉文安公定之尹尚書直彭文思公華徐文靖公溥劉少師健丘文莊公濬謝文正公遷若又繼是以後則焦少師芳王少傅鏊劉冢宰宇曹司馬元楊少師廷和梁少師儲靳文僖公貴劉宮保忠楊少師一清費少師宏蔣少保冕毛少保紀賈

少保詠桂少傳萼張少師孚敬方少保獻夫顧尚書
昂臣李少保時其止司誥勅而未參大政者吳文定
公寬劉文定公春李宗伯遜學石少保珪吳尚書一
鵬也嗚呼天下之治亂係宰相觀其人其世可知也
南京太平門有堤樹木森整遠望如畫左則玄武湖
澄波萬頃右則鍾山蒼翠翁鬱三法司在湖之滸去
此里餘漸就空曠洪武初開國元勳多賜葬其地然
祠宇之脩置瑩域之整飾惟中山王一家而已其餘
則穹碑尚在石獸成行而宰木不存蒸嘗無所殊為
寥落甚則斷碑荒草于夕陽之間且鞠為畦圃併遺

跡而亡之矣嗚呼功載旂常名存太室清廟侑享之
人而百五十年已湮沒如是彼金陵山水佳麗道室
佛廬金碧輝映此顧燕穢不治則領留務職太常司
獻納者不得任其咎

袁忠徹尚寶太常廷玉子也相術名天下廷玉能先
識

太宗於潛邸用是貴顯於時其道人貴賤禍福多奇
中宣德中四明陸司寇瑜方授主事往領牙牌忠徹
以紙裹一牌授之既出展視之其文則刑部尚書也
亟返以告公大笑曰非誤異日當懸此耳后果然人

益神其術云

駙馬鄔公景和京師人嘉靖初尚永福公主選時例教養於禮曹毛三江宗伯方視篆嘗課以對聯句御溝水泮聞流水鄔即應聲云金屋春殘見落花方暮歲公主下世蓋其識云

正德中錦衣指揮楊玉附逆瑾勢害人瑾敗玉伏誅家口没入為奴有愛妾携少女匿民間得免此女長甚美麗妾鑿前禍誓不婚京師權貴家李白洲都憲蔭子納之后寧廢人干紀李坐寧黨被法此女入浣衣局噫有數馬無所逃也已

胡文穆公廣初名靖建文庚辰科狀元也初讀卷時翰林擬吉水王艮為首選

當宁覽之而易以胡故艮止為榜眼后

文廟靖難師起艮家居不食而死之廣被知遇入內閣荐登台輔雖有王魏之功而罪過之矣知人惟帝其難諒哉

太宗皇帝出片紙書近臣十八名命大學士解縉評之縉於蹇義曰其資重厚而中無定見夏元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宋禮曰懃直而人怨不恤陳瑛曰刻於用法好惡頗端

陳洽曰流通警敏亦不失正鄭賜曰可為君子頗短
於才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李至剛曰誕而附
勢雖才不端方賓曰簿書之才駟僧之心評之美者
福為首瑛洽次之評之惡者賓至剛為首儁次之自
今考之蹇夏黃之勲業無庸於言禮有區畫漕河功
終工部尚書洽死交趾終兵部尚書瑛終刑部尚書
賜終禮部尚書至剛以罪斥終知府賓以兵部尚書
獲罪自盡儁以兵部尚書死交趾之難世以縉為名
言此皆國初人物故特紀其大畧
我朝相業以三楊為首然亦賴朝廷委遇而責成之

正統初 英宗以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怙
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奏事必命中使諮議然後
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擬
議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出 太后遣
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
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
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
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魏文靖公驥以直道自持不苟徇俗正統初任吏部
侍郎時中官王振怙寵而驕每出則雖部堂尊官亦

欽與迴避魏一日相遇於崇文門不為避王憾之譖於內衆為公危之忽一日上御便殿召吏部既至問孰為侍郎驥且訊以近日曾有何事公慷慨言其故且曰臣不才備位六卿臣不足惜朝廷名器可惜耳溫旨慰之曰爾所言者是好官好官又布政使陳公選道學名流成化中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調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悚息郊迎公不為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公即密疏其專擅罪疏入留中逮直歸上問河南好官為誰直

以選對上以疏示之二公風節頗相似至於所以培植愛護之則祖宗之恩至矣

彭司寇韶自在郎署即有才名時外戚周氏言民家占其田土憲廟命公往訊公意謂未有以平民而敢侵貴室者悉以田土還之周憾之言於上逮繫詔獄時有李御史琮亦以同事被收每就鞠公輒昌言曰差失皆小人御史無預如此者再三久之泣詔獄者曰爾持正如此乃君子吾輩今為小人耳遂為直其事於朝得還任乃知天理在人心未嘗泯滅耳宣德中魯穆為福建僉事獨持風采不畏疆禦揚文

敏公家人有犯亦不少貸文敏薦之為僉都御史正
統初范理為江陵知縣楊文定公之子在京師沿途
官司供奉甚恭理獨不為禮文定薦之知德安府乃
知二公以國家為念而不計其私有古大臣風視世
之得志乘時而借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何
如也

王給事中徽在成化間有諫諍名坐是見斥時巨璫
牛玉之罪固所當誅而內閣大臣不能無罪其始不
言者是黨牛玉也其後終不言者恐牛玉之後復有
如牛王者出而禍已也數語切中時弊談者至今尚

之

姚文敏公夔亦近時名臣其為宗伯時適慈懿太后
上仙內旨不欲以之合葬裕陵配享太廟公時秉筆
奏牘謂山陵宗廟聖考所先倫典綱常國家攸重慈
懿之塋域違典禮在百辟將有言之宗室親藩將有
言之天下後世將有言之能保將來無據禮而改正
之者乎引經執禮詞情懇切伏闕跪請憲廟卒從公
議當時雖賴內閣臺諫為之維持然公之力亦多也
王越世昌起家御史歷都憲司馬以靖虜功進封威
寧伯雖尚權譎而文事武備皆有可觀世間惟有征

夫若天下無如邊塞寒髮為胡笳吹作雪心因烽火
煉成丹其行邊詩也久之言官劾其生事開邊竟褫
爵家居後起廢為西陝總制卒於邊西涯李公謂其
姿表奇邁議論英發其于邊徼險易虜情真偽將士
強弱勞逸皆在宵臆出奇取捷謀定後發莫測所向
顛倒才智自為操縱而人人欣勸樂為之用可謂得
其實矣

寇都憲深天順中視院篆剛倖自用馭其屬甚嚴一
日歷事監生考勤命題曰道盛德至同列駭然莫敢
啟齒韓公雍時為僉都從容請曰題難作若加一善

字庶易成文公欣然從之謂韓公善進言且有裨
國體也

帝王之興開拓疆土削平僭亂雖賴爪牙之士宣力
於四方然亦有天授非人力可及者我太祖命四
平侯沐英取雲南師次曲靖扼險莫前忽大霧四塞
英麾軍衝霧及白石江而止比霧霽賊大驚以為神
兵飛至乘勝遂取雲南太宗命新城侯張輔取安
南師過清光晴久水涸賊衆先遁我軍莫渡俄而大
雨數尺千艘畢進遂俘逆主郡縣其地此二事書之
史冊光昭千古蓋與睢水之大風滹沱之水合不多

讓也
揚都憲繼宗風節材望標表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於成今之為郡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楊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取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孝宗皇帝晚年親斷大獄日與大臣元老相接恩禮周浹劉司馬大夏一日對便殿以三營軍士多被占役勇士投充太濫各營草場侵欺隱沒為言當宁首肯久之且諭以勿形奏疏蓋恐權貴中傷之方將有所釐正而龍馭不久上賓矣正德中劉有謫戍之禍蓋媒孽於此云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螭鱗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鏤而出后李

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錢與謙脩撰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
溫公像求涯翁贊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
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
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大加稱賞以為數
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
有掄魁之才已而禮闈廷對果占首選

國中凡三法司讞獄必命司禮中貴一人主之意必
正統以後之因襲也成化間黃賜嘗膺此命時陸公
瑜為司寇王恭毅公槩為廷尉二公名臣持論侃侃

初不因黃有所低昂有兄與人爭弟庇之因而致死
者法司奏當以死黃欲從末減二公持不可黃大言
曰同室之人鬪者尚披髮纓冠而往救之况其兄乎
正在矜疑之列二公無以應卒免死戍邊乃知宦官
攬權必其才術有動人主非特左右承順而已

弘治間有崔志端者以黃冠至禮部尚書掌太常事
翰林因有禮部七尚書一員黃老之語崔聞而憾之
遂對以翰林十學士五箇白丁仕路之不清如此可
嘆可嘆

李文達公賢在天順中稱賢相獨處羅倫一事不無

可議時學士陳文者為之畫策后文死薛之綱御史作詩挽之曰學士先生早蓋棺薤歌聲裏路人歡填門客散名猶在負郭田多死亦安塩井已非今日利氷山不似舊時寒九原若見南陽李為道羅倫已復官時李已謝世而羅亦有脩撰之召矣

弘治間仁和尹居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嘲之曰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肯行仁政我自雙雙北渡河至今舉為口實李少師東陽自少小入詞林暨在館閣垂四十餘年

正德中為首相有士人矚其亡授以尺素公歸啟之一絕云才名直與山斗齊伴食中書日已西回首湘江春草碧鷓鴣啼罷子規啼公得詩但解嘲而已孝宗皇帝在位好親儒臣一日經筵劉學士機進講責難於君謂之恭二句上注聽久之俯賜清問因辨析陳字之義劉倉卒進講語不逮意上謂之曰此即敷陳王道之陳也群臣叩首謝又問何以不講末句答以不敢上又曰何善善者可感善心惡者可懲逸志自今不必忌諱嗚呼英主不世出昂湖龍去遠矣

倪文毅公行狀有曰雲南思疊梗化守臣議用兵司馬馬公疏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見何以用兵且欲遣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諭之諭之不從則策窮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再議之用兵未晚也于是衆皆從之予讀至此蓋每嘆馬公之失計倪公之得體而又恐藩臣往諭者之難其人及觀二泉公集則知其人乃叅議郭公緒也其言曰迤西有夷曰思疊越金沙江界據地若干里積二十年拒

不受撫至辛酉歲益猖獗鎮巡合議以剿請事下公卿議撫之便孝宗重用兵從之詔簡藩臬貞毅臣以往乃以君與按察曹副使王同行旬餘抵金齒于是盧叅將和統軍距所據地二程許而次遣官持檄往者皆被留不服盧還軍至千厓遇君語其故且戒勿迫君曰吾受國恩報稱正在此如公言若臣節何昔蘇武入匈奴十九年尚得生還况此夷非匈奴比萬一不還亦分內事也或謂君曰蘇君以黑髮去髮白而還君今白矣將以黑還乎君正色不答是日曹有疾君單騎從數人行旬日至南甸岩突不可騎乃斬

荆徒步繩挽以登又旬日至一大澤憂都土官以象
與來君乘之上霧下沙晦淖迷躓而君行愈力又旬
日至孟賴去金沙江僅二舍君爰以次手為檄遣官
持過江諭以朝廷招徠之意夷人相顧驚曰中國官
今亦至此乎即發夷兵率象馬數萬夜過江抵君所
持長槩勁弩露機而環之數重有譁者泣走報曰賊
刻日且焚殺柰何久此君曰爾譁雖微者亦世受國
恩不以死報乃為間耶因拔所佩劍指示曰明日我
渡江敢復言者斬衆皆股慄君因賦詩見志思疊既
見檄諭禍福明甚又聞君志決即遣其酋長數輩來

請聽令及饋土物供具君悉却去乃奉宣勅榜且與
語大畧先叙其勞次伸其寃然後責其叛罪聞之皆
俯伏泣下請歸侵地君曰此固聖天子意也宣言許
之皆稽首稱萬壽歡聲動地因詰盧叅將先所使人
出以歸君曹盧浔君報馳至則已撤兵歸地受緬書
矣是夏五月歸至會城鎮巡以狀聞詔與奏事者官
一級餘功俟覈以錄會謂君且有殊擢越三年君考
六年績廼陞四川叅政又一年正德丙寅始以雲南
功加俸一級丁卯君進表至京師請致仕去嗚呼世
弗患無才惟患用之弗盡耳觀于此舉當國者于正

人何如哉

海涵萬象錄

魯南豐記吾鄆廣德湖有益於民甚博樓公昇守鄉郡私徇民情不知大體而廢湖為田杭州西湖若無東坡奏不可廢亦猶吾鄆西之湖田矣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閘置湖口亦可則漕船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囑却不行

宣德景泰中山東等處旱有司煮粥濟之餓死甚衆又曰濟饑民不宜煮粥當立柵散處見口給米且與

予令含山特連值旱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椿米七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比他穀麥不蛀甚足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春多米又此芒種免為鳥獸食毀收時不慮澁傷誠嘉種也

大明律一卷人動涉其禁者固多法雖嚴而守法者靜以鎮之則訐者少矣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

孔子裔孫官浙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婆豪傑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去投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大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釁大夫當自立成事大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舊制無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止有蹇尚書左右侍郎久缺後蹇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時本部趙郎中新事蹇媚且久因缺望日言於蹇曰鄭誠做不得趙新如何做不得蹇欲奏難於士論久之假以

巡撫各處為名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預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蹇公之心實欺君任宦而拯下民之將溺著述而申先哲所未言斯不辜上帝降衷而枉在天地間走一遭邪予少也賤涉歷世途沉潛古道或有一得之愚不敢不致力以竭降衷之帝心庶幾生無愧於天沒不朽地下也

傳信錄

太祖一日退朝在武英殿側室靜坐忽聞外有履聲橐橐問曰此謂誰對曰老臣魏其大祖曰是爾耶朕將謂文天祥耳魏惶懼頓首汗流洽背蓋魏嘗為

元朝即中 太祖薄其忘故君而稱老臣以自大故
以文天祥諷之耳

太祖既得建業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
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了五
府供給永遠饒了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以為定
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肉女色不
思焚脩乃盡起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諫曰
度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
致死吾有所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
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熙祖

家貧惟煩其催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

洪武十一年 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於

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中諸老官爵配饗二祖焉

高廟嘗召魏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

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

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而北四拜

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廊每室有閣
夜則御史宿於閣上有兩校尉宿於閣下以防之與
凡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
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遷都他
地後人有言遷長安者太祖曰漕運艱難且地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賊官吏柰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
賊者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
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乾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繫紅搭
膊足穿毛猪皮靴行在街兩旁不許當中妓婦戴皂
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
禮房典史王迪管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
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脫歡大夫衙係寄收
一應贓物在內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人
處重罪復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遞送使客夫轎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
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
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雇用不

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劫奪農務情願受雇者聽
太祖以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
廣洋李勝瑞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於上書執法議
理四字如有失所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夜出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煥
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
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煥懇之再三乃釋之
次日太祖賞巡軍米二石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
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蠹政害民爾行文書

盡數起取來京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李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兵革之後人烟稀
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
取數十萬散於濠州鄉村居住給與耕牛穀種使之
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
督之

京城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太祖曰在京
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
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網於馬
房及諭中書省御史臺都督府言事次日御史中丞

劉基言三事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 太祖曰寡婦聽其嫁人不願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釋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役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着還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船隻發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某年高麗國王顥進貢方物稱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顥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凡弒

王禍王昌王瑤王爽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

國號 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後其自為聲教後成桂

改名旦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詔

命 太祖不從旦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

使者言此表乃鄭集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物

發還李旦追要鄭集旦懼即以鄭集送京 太祖

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

高麗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

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糧

一體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令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奪民利阻壞鹽法但是功臣家中鹽
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葉春王興宗值廳後有天下以其
俱老成不貪除春為儀鸞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叅
政除興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興宗由皂隸出
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興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
能處事雖儒與吏不及於牧民何有至嚴州見李文
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興宗到縣三年

廉幹公勤得民之心秩滿陞南昌通判調嵩州知州
僉院任亮集民為軍興宗曰元末世亂聚則為兵散
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奏乞止之 太祖從之
陞懷慶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蚕種田官吏興宗亦在
數指揮毛驤奏王興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
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慶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
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
人否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慶知府王
興宗可任惟庸曰臣想不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
王興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又陞河

南布政司布政赴京辭。太祖曰：久不見爾，老矣！我亦鬢白，賜宴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以事累，事白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江西湖廣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賊，致民受害，不伸令。今後務要年終來朝考其間過貪賊人數，以憑黜陟。如賊官賊吏不拿體察，得出處以重罪。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段疋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布政司

敢用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議用半印勘合行移關防。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聖意，然亦由馮國用

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甲午謁太祖

於妙山。太祖見而奇之，曰：爾被服若，是其寔儒生

耶？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

帝王之都，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征，掃除

群寇，救生靈於水火，勿貪女子玉帛，倡仁義以收人

心，天下不難定也。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此。陶安太

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

安與耆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上狀貌謂習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上意國用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專侍謀議安至翰林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二公亦開國之功臣云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中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中也用以裹之

頭上萬髮皆齊矣

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

樂觀昨夕結網中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網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閶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待巾櫛王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我朝國初時嘗欲征倭國彼遣使噶哩麻哈奉表乞降上問倭國風俗如何噶哩麻哈以詩答曰國比

中原國人如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甕
笄新酒金刀贈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一般春
上
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贊之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
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
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鬚
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鬚表丈夫 上笑而
遣之

南京歷代帝王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
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

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
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尺土手提三尺
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
為定制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
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
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覩有善風角者
曰此城龜形盤門是其首齊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
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盤門果先開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

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
脩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之曰痴達子
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
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
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
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望塑工明
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
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
其所築也

太祖龍興之初有陳遇字中行者金陵人也 雲臺
侍御史秦元之之薦 太祖召與語大悅禮待加厚
稱先生而不名日侍帷幄贊機務車駕幸其第者二
命之官輒辭臣民既推戴 上登大寶所承認問悉
保國安民大計先生竭心摠誠多所獻納命為翰林
學士者再皆固辭嘗奉密旨命偕中官趙信往視浙
江使還稱 旨賜白金又命為禮部侍郎又固辭聞
遣病賜藥命中官挾太醫院官視療時微寒特賜錦
被及上供米既瘥入謝 上嘉獎連稱君子者三又
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復強之以職每召見錫

勞必厚或坐久必賜宴間命廐馬送歸先生秉義懷忠非正道不陳群臣以過被遣者率為解釋上亮其誠未嘗忤數諭之曰卿老既不欲仕有子可令帶刀侍衛叩首以子幼辭蓋淨澹恬退始終一致前後所得賜問宸翰頗多眷待之厚亞於勲戚蓋春秋七十有二卒於洪武甲子九月十九日訃聞遣中官賜祭加東園秘器及賻命塋鍾山長林之原嗚呼若遇者其誠可謂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者與

兩京六部各司皆有都吏與諸吏次第宿部巡因國初時太祖嘗夜中微行取去兵部大門牌匾蓋將

以察其警夜者之勤怠也一都吏覺而追之太祖投匾而去明日早朝遂命兵部都吏巡風至今以為定制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馬太后聞而啟於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於此鬼遂不復為祟後因建學焉

洪武初制天下官負三年一朝覲而九州縣之老人亦與焉某年朝覲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

朕此內臣同令此曹日供使令之役於朕而汝王乃欲崛強不臣服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聞浙江錢王之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而倣其制為之其賜東莞伯何貞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十一日戊午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曩者元運將終華夷鼎沸擅聲教以役生民朝興暮泯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爾何貞

率領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爾守境於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於亂時洪武初朕命將四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肯附爾貞聞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群生亦不量力獨爾貞心悅誠服罄嶺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曩者時務繁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負初歸之誠今特命爾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爾祿及嗣世朕本疎愚皆遵前代哲王之典禮與爾誓若謀逆不宥其餘死罪爾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推誠之心其加恭

順以保祿位延於永久豈不偉歟爾敬之哉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見一孝婦服重服而大笑
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
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
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
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
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
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草木森鬱
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卞壺所藏也面色如生兩
手皆拳其指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

禁 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
司春秋祀之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築
城者奏欲去之 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
把門遂得不得毀焉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
伏觀而莊誦之其略曰允炆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
柰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放黜師保崇信
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無度禍機四發將及
於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無正臣內有

奸惡王得興兵以討之朕尊奉條章舉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兵不舉天下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放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攻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究朕懷闔宮自焚以絕宗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謂朕太祖之嫡應天順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器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俯徇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皇帝位云云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甌寧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愛惟親為

子不祇不及於父朕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

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

德承天順聖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

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皇太子降生弗永胤子允

炆幼冲嗣立昏愚自暴顛覆成章崇信奸邪戕害骨

肉舉兵攻朕比欲咸劉俾無噍類天下蕩然社稷幾

墜朕惟祖宗積德之勤父皇母后創業之艱

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祐內難廓清允放罪惡貫盈

闔宮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宗社為重勉徇

輿情君臨大寶長兄諸子允燭允熿仍襲王封不意

允熲弗知省躬自生疑懟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
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元未
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熿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甌
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
先惇叙之仁繼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
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徐輝祖中山王達之嫡長子洪武末襲魏國公歷仕
建文君永樂初元奪爵至某年八月朔日奉 聖旨
比先徐輝祖與黃子澄齊泰盛振張昺葛誠等通同
謀危社稷以後事發黃子澄等伏誅徐輝祖是中山

王男因念中山王比先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以
此不曾罪他只着在閒今病故了中山王的功不可
忘如今着他嫡長男還襲中山王原封魏國公的爵
中山王沒後的祿米戶部查了都還他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國初時三法
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于城中 文廟南伐以建
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 文廟既有天下三
法司遂復於故處

太宗靖難之事謀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
玉蓋開封之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 太祖

後事用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騎繞出陣後，敵圍數匝，上以衝擊而出。王不知，上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王亦被創而沒。上哭之，慟師旋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艱難之際，失張玉良輔，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隕涕不已。諸將皆泣。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侍臣曰：張玉才備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蚤沒，追封榮國公，謚忠顯。

禮部尚書胡公濙，常州武進人。生而髮白，彌月方黑。母夢一僧持花以遺之，覺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觀。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命我求見，以笑為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

實察人心，向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隲，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勵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無不到。先是仁宗皇帝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廟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復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禮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荅神，休聞山呼聲者。

火少別集卷之一
三震動天地賜亟歸奏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翁先生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徙而避之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濶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共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

甚異舌能銛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

文廟渡江入城時有平保兒一鎗幾中之因馬忽跪下不能進而文廟脫馬及後即位召保兒問之曰使爾前日追朕及之將何如對曰臣那時趕上着實一鎗不饒文廟大笑以為某衛都指揮聖君之獎勵忠臣固如此

夏公原吉湖廣湘陰人永樂二十二年雷震奉天殿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儀言之尤峻

太宗震怒加以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多云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上曰方遷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舉也言者因及大臣上命言官與大臣俱跪在午門外對辯時都御史陳英等且懼昔日不諫有罪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將午上命侍臣出至午門問大臣與言官對辯如何衆皆紛然碎罵言官妄言公獨從容奏曰御史職當言路給事中朝廷耳目之官况應詔陳言所言皆當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合當有罪侍臣入復命上

仍命出再問公對如初天顏悅懌遂傳旨令各回衙門辦事而言官無一人得罪者衆謂非公言則又將有蕭儀之誅矣公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閭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密夜護公行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

有御賜名馬性甚靈每召臨馬必蹄啣闔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人告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覺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

聰明睿智神武不殺者矣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 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

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

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

去眠者誰過廣寒殿 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

白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御劄付禮部尚書呂震曰

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

錦衣衛浣衣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

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

太祖將封十王時每王擇一名僧輔之姚廣孝自請

於 文廟曰殿下若能用臣臣當奉一白帽子與太

王戴也蓋王字加白字為皇帝之皇字廣孝意欲弼

成燕邸為皇帝故云然耳既而 文廟自求廣孝於

太祖許之既之燕一日寒甚 文廟召廣孝侍宴出

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冰廣孝即應聲

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

有與師南伐之圖矣

北京宮闕成 太宗命解縉書門帖縉以古詩書之

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 上大喜賜賚甚厚

英廟自始而出狩至終而復辟其間事最詳備謹載於此昔我太祖高皇帝膺受天命驅逐胡元道歸朔漠其末帝安懼帖木兒既殂太祖以其嘗臨天下也謚為順帝可謂盛德至仁矣順之遺胤據其故土仍君長其醜類世類莫考惟知其地名瓦剌其君立於宣宗皇帝時者名普化稱為可汗而彼自稱不可知計先仍僭其先世大號也故其臣亦悉用故時將相稱號豈非羊質虎皮鸞翰鳳鳴者哉稱丞相二人曰和寧王阿魯台曰順寧王脫懽常遣使者

朝貢朝廷賜以詔書亦稱之曰王其後二人相繼死而脫懽之子曰野仙悉二人部屬其號為太師君臣異處常不相見普化取野仙妹以相固結今皇帝即位以來野仙每年冬遣人貢馬朝廷厚答金帛過元旦郊祀始遣還然久而漸桀驁不恭往來通事等變詐翻覆告以中國虛實野仙求其子結媼於帝室通事皆許野仙進馬為媼儀朝廷不知也各詔無許媼意野仙愧怒以正統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寇塞外城堡多陷沒邊報日至遣附馬都尉井源等四將各率兵萬人出禦之源等既行司禮太監王振

復勸上親征命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師成國公朱
勇等治兵朝廷奏疏請留不允十七日駕行命郕王
居守每旦於闕左門西面受群臣謁見偕太監金英
吏部尚書王佐鄺楚學士曹鼎等官軍私屬共五十
餘萬人出居庸關抵宣府并源等報敗踵至上至大
同暮有黑雲如織罩營雷雨大作振惡之乃勸駕還
八月十三日至狼山虜追朱勇等三萬騎還戰皆敗
死無隻騎回是日駕至土木日尚未曉去懷來城
僅二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在後未至留
待之遂駐土木旁無水泉又當虜衝十四日欲行虜

已逼不敢動兵士束手飢渴十五日

求和為言召曹鼎草與和遣一通事

遂移營踰塹以行迴旋之間行列已亂爭先

莫能止虜騎蹂陣而入奮長刀以擊我軍

投刃者不殺衆裸相踰籍死蔽野塞州宦佞

被體如蝟上與見兵乘馬多圍不得出虜擁以去

文武軍貝赤子踰山墜谷連日饑餓得

達闕其金銀珠寶貴細者其實虜

衆二戎師死傷有過半十六日上在虜營手

遣使與懷來守將言被留且索金幣懷來城閉不

入繼而登復遣人送至京以其夜三鼓從西
入報十七日百官集闕下頗聞敗報私相告
驚懼出至紫門見軍士奔歸瘡殘被體血注
尚未知 上所在也是日午遣使齎黃金珠玉袞龍
段疋等物駝以馬詣野仙營請還車駕十八日
皇太后召百官入集闕下命 郕王權總攝機於午
門南面見百官啟事奉令施行衆皆謂行且即真矣
數日以外洵不自保已而 一太后詔天下立 皇
子見深為皇太子又數日尚書于謙等彈奏奸臣王
振頌危 宗社歷數其罪千萬言讀既畢 王翰以

自有處置謙等言振罪惡滔天今日不正典刑滅其
族臣等皆死于此不但已也因慟哭聲徹中外 王
起入內使將闔門衆擁謙等隨入太監金英傳令旨
且退衆奮欲粹英英惧言籍沒振遣指揮馬順往衆
曰奸臣黨也宜遣都御史陳鑑英脫身入順前勸解
辭色稍遽給事中王竑粹順首衆爭殿之蹶踏搶裂
頃刻而斃或就脫順鞞擊出眼血流門闥前衆愈怒
求內使毛玉等二人英使粹出亦擊殺之曳三屍陳
于東安門軍士猶爭擊不已陳鑑等奉令旨籍振宅
并其黨彭浚清內使陳宦等家執振姪錦衣衛指揮

王山至反接跪于廷共唾罵之。令旨獎諭百官各歸蒞事拜謝而出。明日移王座入奉天門左受朝。由此即真之議益急。振宅在宮城內外凡數處。重堂邃閣擬于宸居。器服綺麗。尚方不逮。玉盤徑尺者十。面珊瑚樹高六七尺。金銀十餘庫。馬數百匹。鬻山于市。其族屬無少長皆斬。二十二日虜擁上至大同。城門下門校尉袁斌隨侍。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給事孫祥知府霍宣同見獻。莽龍袍。上以賜知院伯顏帖木兒及野仙弟大通漢王。上曰秋稼未收。軍士久饑。可令刈以入城。又曰虜欲歸我情。

偽難測。以嚴為備。安等獻酒。上酌地飲訖。虜令括城中犒軍物。并內官郭敬等金銀共萬餘兩來迎。駕既獻虜笑不應。二十三日。上索西瓜雪梨與虜食訖。遂去。過猫兒庄九十海子。見蘇武廟。李陵碑。二十八日至野松林野仙營在焉。上入營坐野仙拜稽首。乃侍坐。宰馬設燕。出其妻妾四人。以次奉。上酒歌舞以為娛。其後遂奉。上居於伯顏帖木兒營。去野仙營十餘里。伯顏帖木兒與妻見。上亦如野仙禮。伯顏帖木兒每二日獻羊。七日獻牛。野仙每七日獻馬。二人每出獵。則又以其所獲野牛黃羊之類來。

獻二十九日 皇太后命 王早正大位以安國家
有司擇日行禮衆率詣 文華殿請 王出見辭讓
不允衆共言 祖宗神器不可虛 聖母有命不可
違有旨從請乃再拜山呼而出九月初野仙遣酋長
尚書來言欲送 上還京入見賜以冠帶彩段臨行
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若干匹賜野仙初六日
王即皇帝位遥尊上為 太上皇大赦天下百官六
軍賞賜有差後十數日野仙復遣使至書辭悖慢
朝廷復書大畧言中國已立 皇帝天下兵甲衆盛
可相抗禦之意已而命羅通孫祥皆為副都御史守

居庸紫荊關石亨為武靖伯總京師兵馬十月野仙
入寇自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孫祥走死初九日
虜至京城西北關外石亨等營于城東兵部尚書于
謙督其軍都督孫堂營于城西刑部侍郎江淵叅其
軍交趾舊將王通為都督鴻臚卿楊善為副都御史
守城虜攻城連日抄掠亨等與之殺傷相當其酋長
鉄頭元帥死焉時畿甸降附胡人畱居者多乘時為
寇 朝廷重賞購捕被獲者累日不絕虜時少沮復
遣使言欲和十七日以通政叅議王福為禮部侍郎
中書舍人趙榮為鴻臚寺卿持羊酒往野仙其弟及

伯顏帖木兒探甲冑屬弓矢。太上帶刀引福等前，露刃夾之。福等拜訖，野仙指却羊酒，取勅是蕃字。太上取勅是漢字，野仙謂福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謙、石亨、楊善等來福辭歸。時四方兵漸集，虜夜遁，徙居庸關，出遺所掠人口牛羊于路，以緩追兵。太上自紫荆關出，乘馬踏雪而行，遇險則表斌執鞚。既入虜境，野仙乘見宰馬，披刀割肉，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十九日，刺可汗普化遣使獻先此普化駐兵關外，未入。至是用尋舊約，通和為言。朝廷却之。胡濙王直言普化野仙君臣素不睦，宜受

其獻以間之。從濙等言，使人入見敵馬八匹，賜衣服冠帶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二十二日，遣楊洪孫堂范廣等帥兵二萬擊虜之。未去者二十五日，破虜於固安，獲馬牛驢數百匹，奪還人口萬餘。十一月初八日，以虜既退，京師解嚴，降詔撫安天下。十日，免朝百官。望拜太子聖節於朝天宮。十三日，楊洪等旋師入見，言虜衆已盡，絕不敢逼。其南去者各羝，以漸捕獲之。北去者洪等逐至關，截馬。洪既奏捷，以洪為昌平侯，與副都御史羅通練兵於東教場，石亨練兵於西教場。二十三日，野仙遣使來索大臣迎駕約。以後月

初三日至其營不然又入寇書辭甚慢不答二十九日冬至免朝賀每年是日遣官祭長陵景陵至是以胡寇近在陵旁宮宇祭器皆被焚掠陵上官軍死亡逃竄暫輟祭禮十二月初二日贈太師英國公張輔為定興王學士曹鼎為少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皆死於土木者也初四日尊皇太后為上聖皇太后初七日尊母吳氏為皇太后初八日立妃汪氏為皇后冊太上宮嬪周氏為貴妃即皇太子所生母也初十日詔告天下赦在京流以下罪囚景泰元年正月初七日受朝免賀初七日太上書

至索大臣來迎命公卿集議推舉舊任老成當行者初十日大祀天地於南郊慶成賀宴如常年十八日遣都督范廣率兵巡居庸等關以虜入遼東寧夏皆有報至也二十九日遣都督等官石彪等率兵巡懷來宣府二十六日大同奏虜至城下總兵官郭登敗之陞登定襄伯二月初一日大同奏敗虜于黃土嶺獲首級十三馬驢一百二十三匹奪還男婦二百二十五口器服稱是指揮使許貴之功也宣府叅將楊俊執喜寧喜內侍從太上在虜中也數道虜入寇太上亦以虜入寇不可測和不可必還京未有期也

惡寧寧又忌袁斌嘗誘斌出營將殺之 太上覺其詐急召斌回乃得免及是斌言於 太上遣寧傳命于俊索春衣遣軍士高磐與俱斌刻木藏書繫磐解間以示俊俾因其來執之俊與寧領書城下磐抱寧大呼俊從兵遂縛寧至京師處以極刑於是虜失其向導亦厭兵矣十六日以石亨為征西大將軍率步騎三萬五千人出紫荆關以巡北邊其後虜涉春及夏不復大入六月二十六日野仙以屢使議和不成俾其知樞密院阿剌為書遣其叅政完脫歡等來上疑其詐召文武群臣議以為虜交兵積久士馬疲憊又失常年和好之利度其情出於誠且 太上在虜理宜迎復虜縱以詐我當推誠 上允遣禮部侍郎李實大理寺少卿羅綺指揮馬顯與脫歡等七月初一日行十一日至野仙所營失八兒禿之地野仙曰兵端皆因通事陳友等小人締構以致小事成大及我送 太上還京還遣大臣來議又殺所遣使臣張闕保等我回北後遣使者盈不花等亦不生還其故何也實答曰太師雖名送 駕兵行不戰攻闕掠野 朝廷豈信張闕保等死於陳者盈不花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戰故也野仙曰喜寧

野 朝廷豈信張闕保等死於陳者盈不花未至京皆因將士不以為來和而以為戰故也野仙曰喜寧

是朝廷內臣我所遣來何為亦見殺實等答曰喜寧
 蒙 太上厚恩却乃導引太師兵馬殺之宜矣野仙
 曰 太上在我令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未嘗失禮
 因以酪酒飲食實等十三日遣人引實等至伯顏帖
 木兒營見 太上實等拜泣問起居 太上曰朕非
 以畋遊而出實為生靈除害然陷於此皆王振所致
 也及野仙實意送朕回又被喜寧屢次阻住但唆令
 進兵今王振喜寧皆死矣因問 上聖太后與上安
 好又問舊臣數人又曰在此踰年始見卿等曾將衣
 服靴帽等來否實等曰虜中屢有人回皆不知車駕

何在 朝廷遣使亦無回報以此臣等行時諸物未
 帶時御用物惟金龍綉枕在實等因自出所有金器
 燒酒焙肉等為獻欲盡取所齎米來獻 太上曰小
 事勿勞卿也為朕通和乃大事爾實等因極言王振
 曩者擅國之罪 太上曰振未敗時無人肯言然朕
 亦不能燭奸悔復何及語將畢伯顏帖木兒至 太
 上賜酒共飲伯顏帖木兒復邀實等至其帳與飲實
 等回至 太上帳求留宿館伴者不肯實等乃至野
 仙營宿十三日野仙置酒以飲實等野仙曰爾等念
 太上否實等曰君父蒙塵臣子豈不念乎野仙曰爾

等即念何不迎回實等道來迎之意野仙將從之伯顏帖木兒言禮物未備不可容易野仙乃止凡實等所與野仙及伯顏帖木兒語者其妻皆並坐聞其議傳酒相酌野仙伯顏帖木兒貂裘帽其妻珠琲覆面垂肩盞酪盃肉粗塊長啜亦更互吹彈歌舞以為樂十四日野仙遣其右丞地禿同實進貂鼠皮馬匹遣其尚書土兒罕同羅綺往大同調回虜兵不復擾邊實辭 太上袖出書三通以受實其一奉上聖皇后其一達於上其一以諭群臣伯顏帖木兒約實等速來成和好且指野仙幼子曰此與朝廷議媾者實不

敢對十九日實至懷來遇右都御史楊善侍郎趙榮同可汗普化所遣使皮兒馬黑麻北去蓋瓦剌國政皆野仙專之其兵最多普化雖為可汗兵稍少知院阿剌兵又少若君臣鼎建而立外親內忌其合兵南侵利多歸野仙而弊則均受及欲和野仙耻屈意而陰使普化阿剌來言實等即至京緣邊虜兵皆退二十九日善等至野仙方出獵八月初二日回營與善等相見 太上遣袁斌來會起坐不離 御帳甚寒則以身為 太上溫斌嘗病 太上坐壓斌肩背取粥啖以出汗至是野仙許送 太上還京平章昂克曰

既是送還有何禮物善等曰太師敬我君父故送還
豈先輸財乎朝廷臣子蒙太師盛德豈有不報野仙
曰昂克說不合理我圖垂名後世爾衆首聞善語皆
以齒咬其指曰好漢初三日善等見 太上于伯顏
帖木兒營初四日野仙請 太上至其營餞行野仙
彈琵琶其妻奉酒善等侍飲執臣禮甚恭野仙歛曰
中國好禮宴畢野仙送出帳十數步 太上登馬乃
退蓋 太上在虜踰年未嘗屈尊野仙間見必致敬
曰我人臣也可與天子抗禮哉欲以其妹侍 太上
不從乃止益服聖德虜人往來窺覘 天容穆然殊

無慘沮惟聞實等言

聖母安好乃泫然出淚飲食

所餘多以賜中國被虜者及其將歸莫不悲戀虜人
亦不忍別連日各設筵餞初八日 太上駕行伯顏

帖木兒護送十一日駐蹕野狐嶺伯顏帖木兒等數

百騎皆慟哭良久既別去克昂於中路射麋獲之馳

追十數里來獻十三日駐宣府十四日駐懷來十五

日駐唐家嶺 上遣內閣學士許斌商輅至 太上

命書誥諭避位免群臣迎十六日自東安門入 太上

迎拜 太上答拜拜畢相抱持而哭各述授受之意

推遜良久乃至南宮群臣就見而退大赦天下有生

威忻忻焉臣竊惟聖朝承平既久蒙孽潛滋內而
奸臣播弄外而驕虜憑陵故己巳中秋之變亘古所
無然尚賴天心默佑皇圖鞏固振威以遏其侮
厚德以化其順故庚午中秋之變亦亘古所無幹旋
乾坤並明日月用夏變夷撥亂反正何其神速也哉
臣因所目擊耳聞參以楊善李實所述奉使錄錢溥
所述袁斌傳約其繁蕪共為此錄蓋出征之月否卦
用事之月也迴駕之年景泰紀元之年也先否繼之
以泰雖則世運關天數矣名之曰否泰錄自以身備
史臣于國家大務不敢不具載以備遺忘故也雖

然聖人相繼於億萬年撫念前事豈不留心制治保
邦之良圖也哉

英宗北狩景帝以皇太后之命即天子位名義甚
正但不當易儲耳當易儲時有大理寺丞鐘同者江
西永豐人也上疏諫之言甚剴切皇帝怒下同錦衣
衛獄死焉

上皇在虜地回居南城時有給事中徐正一日請景
廟屏去左右上疏言今臣民有望上皇復位有望
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增高南
城數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景廟

聽之而不行正尋獲罪謫遼東後上皇復位見正
疏大怒命縛以來以其離間骨肉剛之初正引見時
驚出糞溺皆青說者謂其驚破膽云

景帝未崩嘗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
史王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來然後
行未晚也不宜即往後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
來之故世子具言之英宗悅召長史賜以襲衣金

帶今長史金帶自此始王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
郭國嬪諱愛字善理鳳陽人也穎悟警敏尤極工慧
宣宗皇帝聞其賢命迎至京既至病遂不起先數日

自識死期復書楚聲以自哀其辭曰修短有數兮不
足較也生如夢兮死則覺也先吾親而歸兮獨慙乎
予之孝也心悽悽而不能已兮是則可悼也夫以婦
人女子而能為此辭亦賢矣哉

天順某年曹欽謀反伏誅時有一詩傳誦於京師不
知誰所作也曰曹奴此日發顛狂寇逮諸公死亦當

謂寇深學士叩門如吠犬謂李尚書鎖項似牽羊謂

翻萬安叩首稱三叔恭順吳瑾為當亮戰一場寄語

滿朝當道者將何面目見吾皇

我朝高廟文廟仁廟宣廟皆用人殉葬至英宗臨

崩時召憲廟謂之曰用人殉堊吾不忍也此事宜自我止後世子孫勿復為至今遂為定制嗚呼英廟好生之德其至矣乎

正德十四年二月二十一日該司禮監太監蕭敬傳奉聖旨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朱壽前往南北直隸太安神州尊奉聖像供獻寶書祈福安民等項公幹該衙門知道二十二日又傳旨云朕今欲南幸巡狩合用黃船馬快船隻即便上緊修理油艖蓬索槁櫓俱要壯麗鮮明毋得遲悞該衙門知道云云聞此旨既出三閣下亦嘗一諫但不知終

能聽從否南方江山之秀麗人物之繁華市井之喧闐飲膳之盛美榆林宣府恐八駭一至聖情怡悅而回闕之日遲遲矣

巡撫兩廣都御史自昔稱為總督府自正德十二三年間天子巡行天下自稱總督軍務威武大將軍於是遂改巡撫都御史為提督而不敢復稱總督矣

內史限集卷之一

於是遂和與燕歸燕文燕歸燕西不並歸燕歸燕
平間天子以天下自歸燕管軍條風海大將軍
與燕兩燕歸燕文自燕歸燕自五歸十二三
西歸燕之日歸燕文

關燕歸燕文自燕歸燕自五歸十二三
燕歸燕文自燕歸燕自五歸十二三



卷之三